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二十一目錄

禁衛

錦衣衛

錦衣衛鎮撫司

劉球范廣冤死

駕帖之偽

陸劉二緹帥

晝夜用刑

世錦衣掌衛印

錦衣帥見首璫禮

錦衣官考軍政

史金吾

鎮撫司刑具

儒臣校尉

舍人校尉

禮儀房

佞倖

士人無賴

乳母異恩

詐稱佞倖

武宗諸嬖

主上外嬖

伶人稱字

教坊官一品服

秘方見倖

進藥

同邑二役

十俊

佞人涕泣

滇南異產

野獲編卷二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禁衛

錦衣衛

今錦衣衛堂上官自指揮使以下俱本衛列衛不待言
若陞至都督則帶銜於五軍府俱無足異惟加都指揮
者亦書本衛意每疑之外省有都使司方有此官今京
師安所得都司而稱之蓋外衛官歷任陞至都司必云
某衛帶俸然軍職犯罪有革任帶俸差操之文其後官
金吾者以帶俸二字爲不祥而去之遂使在京三品衛

門忽有外任二品之官於典制則乖於官守則舛武人之無識無足責而邦政大臣亦視爲固然無一糾正之者惜矣

錦衣衛鎮撫司

錦衣衛初以儀鑿司改設後改拱衛司其後又改爲親軍指揮使司爲二十二衛禁軍之首不復隸都督府至永樂而任寄漸重及英憲兩朝委以心膂乃至秋後大廷審錄重囚其堂上官遂得與三法司及各部大臣會讞而雄峻無可加矣至世宗南巡江漢一切前驅使護蹕使及整糊鹵簿防護屬車諸使俱以本衛堂上充之

於是陸炳得於行宮救火建捧日之勳兼拜公孤與進士恩榮宴而極若鎮撫司者在外各軍衛俱有之其任本理獄訟惟錦衣爲重洪武二十年太祖聞其拷訊過酷盡焚刑具歸其事於刑部罷廢其官天下如脫水火永樂間復設然不過如外衛止立一司耳俄又設北鎮撫司專管訟獄而以軍匠諸事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之名亞於東廠其初重大事情一訊之後卽送法司定罪不具審詞至成化初用參語覆奏而刑官始掣肘矣然猶未有印也成化中葉又添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復關白本衛堂官卽堂官所下行者亦徑自具奏

請旨堂官不得與聞遂與東廠稱表裏衙門西曹奉行
恐後矣東廠設有旗校與錦衣同詞機密然其人俱從
本衛撥去以尤儇巧者充之彼此偵探盤結膠固以故
廠衛未有不同心者然東廠能得之內廷因輕重上下
其手而外廷間有一二扞格至本衛則東西兩司房訪
緝之北鎮撫司拷問之鍛鍊完密始入司寇之日卽東
廠所獲大小不法亦拏送北司再鞫情由方得到貫城
中法官非膽力大於身者未易平反也

劉球范廣冤死

侍講劉球之死於獄也錦衣指揮馬順承王振旨令小

校手刃之球大呼太祖太宗而受刃其尸僞立不仆順

蹴倒之且詈之解其支體埋衛後小校盧氏人以俊少

爲耿清惠

九疇

所愛忽怪其貌變詰之始悔恨吐實未

幾死順之子發狂疾作劉球言歷數順之罪蓋劉能憑

附爲厲而不能殺順又七年而假手於王竑扼殺之都

督范廣驍勇善戰故于謙愛將素信用之先是太平侯

張軌以副總兵征貴州爲謙劾其失機因成仇不解并

恨廣切齒及奪門功成軌驟進侯爵旣與石亨謀殺于

謙又誣廣同謙反并斬於市一日軌朝退遇之於途爲

拱揖狀左右怪之乃曰適范廣過耳尋病發頭痛月餘

而死至天順初元馬順子升奏父爲給事中王竑筮死
降臣爲百戶乞憐臣父死於非辜仍襲父職上曰順本
世鎮撫今陞爲世副千戶蓋英宗猶憐順以爲冤而王
竑時已爲都御史以郟邱舊臣降爲浙江參政又勒爲
民子孫俱永不敘用矣則王振之復官與賜旌忠祠額
蓋聖心已先定而李德之劾竑賊臣想英宗亦不以爲
謬獨德已前死其莊田第宅皆爲景帝所嬖妓李惜兒
兄錦衣千戶李安所乞使德遇復辟未必不大用廣死
時京師人哀之爲之語曰京城米貴那得飯廣此與時
人惜于少保之語曰鷺絲冰上走何處尋魚賺真一時

的對亦千古冤痛

駕帖之偽

祖制錦衣衛拏人有駕帖發下須從刑科批定方敢行事若科中遏止卽主上亦無如之何如正統王振成化汪直二豎用事時緹騎徧天下然不敢違此制也宏治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熙等奏邇者小人徐俊程真妄造謠言帖子特給駕帖密差錦衣官校至南京緝拏所指王昇遠近震驚然兵部無此官亦無此事官校轟然而來寂然而返後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覆奏駕帖之出殊駭聽聞奸人偽造爲害尤大上命錦

衣衛查累朝有無駕帖出外提人事例以聞然則此帖不但刑科不曾與聞卽上於祖宗故事亦偶未記憶甫逾月而上升遐其事遂不窮究孝宗何等聖仁而魍魎晝行至此未幾逆瑾擅柄八黨縱橫已萌孽於此矣美業難終信哉今駕帖拏人從無不由刑科亦無敢偽造不知宏治間何以有此事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馮璫密差數校至新鄭聲云欽差拏人習高文襄令自裁家人皆慟哭高獨呼校面詰索駕帖觀之諸校詞窘謂廠衛遣來奉慰耳非高諳故典幾浪死矣

陸劉二緹帥

景陵陸武惠

炳

領錦衣最久雖與嚴分宜比周而愛敬

士大夫世宗時有嚴譴下詔獄者每爲調護得全縉紳

德之歿後雖削爵籍沒終昭雪襲官今上江陵在事以

同鄉麻城劉太傅

守有

領錦衣寄以心膂適臺臣傅應

楨劉臺等以劾江陵逮問賴劉調護得全奪情事起五

君子先後抗疏拜杖闕下亦賴其加意省視且預戒行

杖者得不死筮楚劉後以厥璫張鯨株累罷歸而子孫

貴盛不絕兩相何等威權而爪牙能度外行事宜其有

後頃者癸卯妖書一案緹帥因而下石幾滅人類曾聞

二前輩風否

晝夜用刑

嘉靖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上疏規切上過已下錦衣拷問刑部擬絞其疏留中久不下戶部司務何以尙者疏請寬宥之上大怒杖之百下錦衣鎮撫司獄命晝夜用刑初意用刑不間晝夜不淡日必死矣後以尙逢穆宗登極赦出仕宦又二十餘年心嘗疑之以問前輩仕人云此刑以木籠四面攢釘內向令囚處其中少一轉側釘入其膚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時中但危坐如偶人噫此亦不堪其苦矣史謂以尙探知上無殺瑞意故上此疏釣奇博名且疏內云臣已收買龍涎香若干爲

醮壇祝延聖壽之用其詞諂佞故上燭其奸而深罪之
此史張江陵筆也以尙後起從部郎得光祿寺丞又外
轉四川僉事尋以考察降調亦江陵意也其後又從謫
籍起爲南戶部郎時海瑞已拜南少宰以尙欲與講鈞
禮不許六詆而出不復再見海亦不悔謝蓋二人俱負
氣士也五代史記閩臣薛文傑爲王鏐造檻車謂古制
疎略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旣
成而首罹其毒今何以尙所入者正與此同

世錦衣掌衛印

世宗實錄載孫忠烈

燒

之子

堪

許忠節之子

揚

授錦衣

正千戶現任管事祖制廢敘世職不得釐務上以二臣

先人忠孝表著特命兵部之請弇州駁之謂先朝王忠

肅

翔

之子

疇

余肅敏之子

真

俱以世官得管理衛事不

始於孫許二臣其考據固不謬但世祿出江陵手裁此

公最熟本朝典故何以舛誤乃爾旣而思之史所云但

不掌本衛大堂印耳此不特先朝爲然卽嘉靖末年分

宜相之孫嚴紹庭今上初年江陵相之子張簡修俱僅

理南鎮撫司二相何等權勢不聞乃嗣登大堂也卽如

近代錦衣帥最著者嘉靖間則王佐起自卒伍繼則陸

松及子炳起自興邸朱希孝雖廢敘固乃兄成公武弁

恩也蓋是時公卿大臣尙視金吾爲粗官胄子自愛亦不慕羨緹騎之長自萬歷初始用楚人劉守有掌衛印劉故大司馬諡莊襄天和之孫爲江陵牙爪故特擢之

江陵敗劉復與政府及廠璫張鯨交結用事赫濯者幾二十年卒以善去自是世家子孫求縮衛篆如登碧落兼領銅山日講日攘日搶以至明攻暗擊蟻人閨門以

余所見如許忠節之後名茂樞者孫忠烈之後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次當掌印而終不得憤恨如不欲生他無賴者又無論矣最後則王襄毅崇古孫之禎擅衛

十餘年窮極貪狡與同列周尙書詠之子嘉慶爭權起

大獄幾族滅之爲天下切齒然則錦衣固蛇虺之窟祖制不欲清流握柄意深遠矣余見二三緹帥談金吾近例以從列校奮者爲賤隸卽貴至極品不許南司理事況登大堂又稱中貴子弟廕者爲傳陞官視同唐之斜封墨勅禁不使大用間有挾首璫勢以請者必百計齟齬之其人亦不敢爭此又起於今上中年正與舊制相反而在事大臣爲子孫計亦利有此等議相沿成故事矣

錦衣帥見首璫禮

緹帥體甚隆與東廠竝重朝廷有大獄則不復專任北

司惟錦衣帥與厰瑞竝獻如今上元年王大臣事則朱
希孝與馮保鞠之癸卯皦生光事則王之楨與陳矩鞠
之且馮陳俱司禮印公而竝列共事無低昂也惟余兒
時聞劉守有每謁首瑞必叩頭歸邸面如死灰蓋劉儒
家子弟尙不甘儕奴隸也然其體何以異朱帥意者瑞
在事時彼仗其力得印耶

錦衣官考軍政

武職五年軍政一如京官六年大計其典至鉅至嚴錦
衣一官尤無再振之理今上中年猶然頃歲值軍政友
人張念堂懋忠有議其人負才藝交名流故司馬學顏

孫也諸公競出全力救之歸德沈相國貽書本兵李霖
寢至比之黃祖殺禰衡然不免革任已無復燃之想矣
今忽從南司登大堂晉一品需次握篆蓋近日新例文
武兩寮雖羅永錮俱開生路諸與張同廢者俱欣欣彈
冠矣此又邇年朝廷一大變格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考
軍政以錦衣類題掌衛都督陳寅疏錦衣以近侍直差
卒難更易乞照嘉靖二年例免考上允之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

繼書

故問卿雁峯

際庶

子以鄉紳禦倭廕

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

元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生平豪
貴自奉如王公卽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
法治其部卒甚嚴都下亦頗優容之偶咸南塘繼光少

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美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
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資裝巨萬史
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曹
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詎迓者不肅命縛之笞
梃交集所謂細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
已惶悸無措比至則姿至寢陋篋復蕭條日夕恣睢罵
詈馭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

所失無算史性復戾白用至是爲友朋所姍笑亦懊喪
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余尙孩幼在都中自擊史
金吾從弟念橋問卿繼辰以庶常諫垣外補至丙申丁
酉間爲江西按察使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
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薄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
之奏牘總之皆訟師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留中不
報部院臺省亦無人爲之別白是非憲使在江西凡正
三品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爲兄弟如初毫無
芥蒂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
必終於兩罷向來紛呶徒瀆聖聽亦幸今上大度不詰

云

鎮撫司刑具

縉紳得罪雖極刑止下刑部若錦衣衛與東廠相表裏
不過調察諸不法凡廠衛所廉謀反弑逆及強盜等重
辟始下錦衣之鎮撫司拷問尋常止云打著問重者加
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則云好生著實打著問必用刑
一套凡爲具十八種無不試之亦從無及士人者不知
何年始加之縉紳後遂爲恆事士氣消折盡矣鎮撫司
獄亦不比法司其室卑入地其牆厚數仞卽隔壁嗥呼
悄不聞聲每市一物入內必經數處驗查飲食之屬十

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亦不許相面惟拷問之期得於堂下遙相望見蓋卽唐之麗景門宋之內軍巡院類也向年己亥王紳齋大參

貽德

從四川逮入亦下鎮

撫司王曾守嘉興廉潔愛民吾郡人爲請於緹帥周餘

臺

嘉慶

求少寬之周密囑曰諸刑俱可應故事惟拶指

則毫難假借蓋緊拶則肉雖去而骨不傷稍寬則十指俱折矣若他刑果盡法卽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盡用哉想諸公得罪時亦必皆然王後數年得自補故官於貴州又陞雲南以久不赴任勒致仕周掌鎮撫時已官

都督僉事上大堂僉書管事矣又數年爲癸卯周以次當柄用時掌衛者爲蒲州王之楨正川事知周欲得其位切齒恨之適妖書事起王遂指書出於周手逮其父子妻女一家備用全刑周瀕死數度終不肯承賴上聖明止勿再拷催奪官歸後周之子顯祚亦官至縱帥每爲余言身與弟妹受刑狀未嘗不拊膺痛也周嘉慶歸數年病歿又數年王之楨抱病寢劇見周爲崇如竇灌守田蚡狀王因不起此卽顯祚所述不知信否

儒臣校尉

南京國子監助教鄭如瑾者起家乙科受魏國公徐鵬

舉重賂以其庶次子邦寧僞稱嫡子應襲誠意伯劉世
延發其事如瑾坐受贓枉法褫職爲民至今上初年大
璫馮保用事如瑾入京投其司房徐爵充錦衣校尉尋
冒功陞鎮撫爵敗如瑾又斥去爵先以騙詐充軍逃伍
走保門下官至南鎮撫司僉書都指揮同知其人善筆
札又習城旦家言凡上手勅優獎江陵公者皆出其手
世所稱樵野先生是也後同張家人尤七及馮名下掌
家太監張大受俱論大辟死獄中天順間錦衣致仕千
戶馮益與太監曹吉祥同反伏誅益先爲教官坐事戍
邊附吉祥冒功得拜今官與鄭如璉相類

舍人校尉

舍人以中書省爲貴在唐宋秩四品與翰林學士對掌
內外制而宋世武臣又有閣門宣贊舍人爲環衛近職
凡大帥子弟廕授者任之以故虞允文以中舍視師江
上而軍中尙疑其爲宣贊也本朝廢中書省僅留舍人
以掌誥勅尙存唐宋之舊而官止七品初本清要近臣
其後間以任子及雜流居之近代則閣臣之僚屬內殿
之供役與夫人貲爲郎者亦帶此銜而流品迥然區別
矣武職應襲支庶在衛所亦稱舍人僅供臺使監司差
遣既猥賤不足齒而公侯伯子弟稱勳衛者爲帶刀敬

騎舍人其秩八品在試百戶之下而出外則皆僭繫金帶衣麟蟒體貌甚盛總之此輩統袴非可以理喻法繩者又校尉在漢如戊己護羌城門之屬俱尊官劇任後世亦僅爲右列散官自六品以下始有此稱而卑瑣甚矣今錦衣所隸衛士亦稱校尉至數萬人卽外衛之軍丁也其白靴者爲緝事人有功則陞黑靴以至小旗總旗千百戶隆慶以前有官至一品掌衛者如陳寅王佐陸松之屬是也則此輩侈爲行伍中美談古來校尉未有如此之冗而賤者

禮義房

都城內禮儀房者俗號奶子府每四仲月各坊報少婦
初孕者名奶口驗其年貌辨其乳汁留以供禁中不時
宣索每至期盡而內無所召則遣出再選董其事者爲
錦衣總帥有掌房有貼房其體貌稍亞於兩鎮撫司亦
得開棍傳呼向年今上乙酉故相徐華亭曾孫名有慶
者新縮此房事偶呵殿出巷陌遇一小帽戴面衣乘驢
行者前驅叱之不下久之姑引避道左亦不以爲意次
日東廠大璫傳令掌禮儀房官不許用棍開路徐大驚
懼詢之則昨所遇跨驢人爲邢尙智掌廠太監張鯨第
一用事掌家也徐走璫所乞哀不得見又至尙智家扶

服叩頭謝過且賂以多金姑爲寬罪於璫閉戶月餘方
命復用棍始出治事拜客其時尙智未有官止衛中一
黑靴校尉耳

佞倖

士人無賴

國朝士風之敝浸淫於正統而糜潰於成化當王振勢
張太師英國公張輔輩尙膝行白事而不免身膏草野
至憲宗朝萬安居外萬妃居內士習遂大壞萬以媚藥
進御御史倪進賢又以藥進萬至都御史李實給事中
張善俱獻房中秘方得從廢籍復官以諫評風紀之臣

爭談穢媒一時風尙可知矣如御史戴縉首薦太監汪直公忠復開西廠縉遂躡僉都御史以至尙書此其罪尤在王越陳鉞之上至正德初劉瑾用事焦芳張彩爲之角距兵科給事中屈銓國子監祭酒王雲鳳俱請將瑾新行事例刊書布告天下以垂萬世真堪嘔噦其後兵部尙書王瓊頭戴鼠刺褻衣潛入豹房與上通宵狎飲原任禮部主事楊循吉用伶人臧賢薦侍上於金陵行在應制撰雜劇詞曲至與諸優竝列通政張龍以占民婦章氏事發投錢寧門下因假寧名挾騙財物至坐法論斬而朝士之體漸滅盡矣嘉靖初年士大夫尙矜

名節自大禮獻媚而陳洸豐坊之徒出焉比上修元事
興羣小託名方技希寵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煉
藥貴顯而隆禧又自進太極衣爲上所眷寵乃房中術
也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建醮祝聖壽進尙寶少卿尙書
趙文華進百花仙酒獨以忤相嵩敗亦有幸有不幸也
其大臣獻瑞者巡撫都御史汪鋌首獻甘露繼之則督
撫吳山李遂胡宗憲輩進白鵲白兔白鹿白龜等尤不
可勝紀其他權門養子如鄢趙輩不足道光祿寺少卿
白啓常至以粉墨塗面博嚴世蕃歡笑詞臣唐汝楫梁
紹儒竝出入交關先後白簡逐去當時諂風滔天不甚

以爲怪也今上辛巳壬午間江陵公臥病邸第大小臣
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
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符部吏誤進葷
酒及張歿而事勢漸變有一御史入王篆幕者心恠甚
乞哀於馮瑞長跪涕泣其後亦不免褫斥此皆市狙庭
隸所爲且亦有不屑爲者縉紳輩反恬然不以爲恥真
可駭也近日此風似少衰止

乳母異恩

仁宗初登極爲翊聖恭惠夫人置守塚十二戶蓋卽上
保母也已爲異典矣旣又封保母楊氏爲衛聖夫人則

上乳母用翊聖例未幾又追封楊氏故夫蔣廷珪爲保昌侯諡莊靖此本朝所未有之典而列聖亦更無援此以私保母者古來惟元魏有保太后元文宗亦封乳母夫爲營都王此夷狄不足訝本朝恩雖厚猶爲有節也永樂三年追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貞順夫人此封保母之始翊聖衛聖二嫗遂因之此後因以爲例宣德元年封乳母李氏奉聖夫人李夫呂斌張夫傅勝俱贈都督僉事自是而後不可勝紀矣

詐稱佞倖

唐僖宗時陳敬瑄出鎮西川先有青城妖人僞稱敬瑄

赴鎮令驛供奉去卒以詐敗成化十四年有江西人揚
福者曾爲某府內使之僕隨入京師旣而逃入南京遇
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偽稱直而以所識者爲校尉
自蕪湖歷蘇杭遍抵浙東諸府及市舶司皆信畏承奉
受民詞訟操演兵馬查盤錢糧凌轢二司小官忤意者
輒杖之所過假廉以取信而所隨僞校尉等役則恣行
納賂至福建諸府亦然抵福州爲鎮守太監盧勝所發
論罪如律嘉靖三十四年有麻城吳尙堯僞爲中書充
奉恭誠伯陶仲文命往雲南定邊縣取龍涎至梯懸崖
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云是龍涎見鱗甲異物風

雲之狀黔國公以下大吏爭賂遺之事發亦論斬三十
八年又有龍虎山道士江得洋僞稱奉詔往四川鶴鳴
山掛幡降香沿途索賂至荊州府爲知府徐學謙詰發
其奸得其所販少女無算并從行諸役俱就執惟得洋
逃去竟不獲至四十四年雲南巡撫呂光洵又奏有梁
廷材者奉詔至雲南雞足山建醮自稱大真人府贊教
因令有司致齋供具事竣以聞上大怒命錦衣緝捕竟
不可得蓋亦假僞也佞倖用事奸人輩因而矯詔託名
無忌憚至此今占蓋一轍云

武宗諸嬖

武宗實錄宣府都督馬昂妹已嫁畢指揮有孕矣以其善騎射獻之上能胡語胡樂大愛之後上幸昂第召昂妾侍寢昂不可上怒而起并昂及女弟俱疏之至世宗實錄又云陝西總兵馬昂先因單任結太監張忠靖獻妹於上昂同其弟昺昶并分守陽和太監許金至指揮畢春家奪其妻昂大被寵傳陞昂右都督昂又進其美妾杜氏兄弟俱賜蟒又昺亦傳陞都指揮守備儀真復買美人四人進之豹房名曰謝恩後世宗卽位盡出諸女還其家是馬昂當時之妾未嘗不承恩而昂及妹并未嘗疏也二錄不同如此又上南巡留南京時凡寺觀

欽賜幡幢皆書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後
軍都督府鎮國公朱壽同夫人劉氏竝列名於上此又
見之世宗錄而武宗不載所謂劉夫人者蓋卽太原所
納妓女劉良女也是時從上南幸云漢成帝微行自稱
張公子或云富平侯張放家人後漢靈帝自稱無上將
軍耀兵平樂觀南齊後廢帝自稱李將軍或云劉統或
云李統唐文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龍然皆以爲戲耳
至宋徽宗之稱道君則直見之制勅而李師趙元奴
至封才人出入禁中與官嬪不殊抑更異矣景泰中妓
女李惜兒亦通籍官掖

主上外嬖

今宣府鎮城爲武宗臨幸地既厭豹房遂呼爲家裡至今二三妓家尙朱其戶雖樞已脫尙可辨認蓋徽行所歷也本朝家法無平陽更衣之事惟景帝與武廟有之其玷聖德不小因思趙宋最絕外嬖至徽宗始有李師師趙元奴俱拜才人南渡講和金人刻師師在北御集及師師像傳售之權場而南朝理宗爲道學宗旨暮年乃眷杭妓唐安安非時召幸今史冊略不及之豈一物理學諸公曲爲之諱耶景帝初幸教坊李惜兒召其兄李安爲錦衣賞金帛賜田宅後睿皇復辟安僅謫戍而

鐘鼓司內官陳義教坊司左司樂晉榮以進妓誅錦衣

百戶父崇高以進淫藥誅武宗幸榆林取總兵戴欽女

爲妃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愛幸攜以

游幸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及上南征劉氏以一

簪贈上爲信後馳馬失去比至臨清召劉氏劉以無信

不肯行上輕舸疾歸至潞河掖以俱南又幸宣府時納

宣府總兵都督僉事馬昂妹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善

騎射能胡語上嬖之進昂右都督羣小皆呼馬舅其他

徵高麗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揚州刷處女寡婦儀

眞選妓女又不可勝數也蓋上以宣府爲家有呼口外

者罪之故游幸留最久云武宗時又有霸州人王智女
名王滿堂會預選入內廷不得留罷歸自恚絕色假塞
不肯嫁且云頻夢有趙萬興者方是其夫時妖道士段
張者誦知之乃改姓名入贅張聚衆反於山東之嶧縣
至僭大號改元大順平定以滿堂爲后後敗俘入京同
黨俱伏誅惟滿堂以中旨貸命入浣衣局尋得幸於豹
房及上升遐始再出此事尤奇怪今詳載實錄中

伶人稱字

丈夫始冠則字之後來遂有字說重男子美稱也惟伶
人最賤謂之娼夫互古無字如伶官之盛莫過於唐羅

黑黑紀孩孩賀懷智黃幡綽雷海青李龜年李可及穆
刁綾刁俊朝李家明楊花飛敬新磨尙玉樓之屬俱以
優名相呼雖至與人主狎終不敢立字後世此輩儕於
四民既有字且有號然不過施於市廛游冶兒不聞稱
於士人也惟正德間敎坊奉鑾臧賢者承武宗異寵扈
從行幸至於金陵處士吳霖吳郡禮部郎楊循吉竝侍
左右時寧王宸濠妄窺神器潛與通書札呼爲良之契
厚令伺上舉動良之賢字也逆藩之巧樂工之橫至此
極矣賢至賜一品蟒玉終不改伶官故銜上兩幸霖家
亦賜以一品服

教坊官一品服

武宗朝寵任伶人臧賢至賜一品服然雖縈蟒玉而承應如故也常欲改教坊司爲方印改所懸牙牌如朝官業已得請有一老伶怒詈之曰我衙門豈可與縉紳頡頏若寵眷可長恃耶行且戮矣賢慙而止上南巡時賢薦致仕禮部主事吳人楊南峯

循吉

之才召令供事左

右屢進樂府上善之久而不得官賢爲之請上欲以伶官與之南峯大慚恨求歸不許又賴賢力爲之請得放還南峯隱居久負重名一旦輕出爲聖主所侮時以爲眞倡優畜之也司馬子長云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誠

言乃憤排之詞也後南宋高宗崩議臣下配享洪景盧

適在翰苑欲進呂頤浩而不用張浚與秘書監楊誠齋

萬里

議不合右補闕薛叔似上疏乃抑洪而褒楊以楊

比汲黯武帝不冠不見以洪比司馬遷不過文吏小校
武帝以倡優畜之叔似引此辱洪不獨景盧媿不敢當
卽南峯生千載後亦生色矣教坊司正官爲奉鑾秩正
九品左右韶舞左右司樂俱從九品其秩可謂至卑較
故元之玉宸院秩正三品者迥異矣夷狄不足言如高
齊之伶人封王後唐之伶人典郡與夫唐明皇之梨園
子弟冠以皇帝之稱抑何霄壤哉明制眞足法也伶官

牙牌秘不令人見人朝則袖之至大內始繫帶傍聞其制上剗而下歧與中官相似或云正圓如餅餠

秘方見傳

陶仲文以倉官召見獻房中秘方得倖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尙書恭誠伯祿廕至兼支大學士俸子爲尙寶司丞賞賜至銀十萬兩錦繡蟒龍斗牛鶴麟飛魚孔雀羅緞數百襲獅蠻玉帶五六圍玉印文圖記凡四封號至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見則與上同坐繡墩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至八十一歲而歿賜

四字諡其荷寵於人主古今無兩時大司馬譚二華

綸

受其術於仲文時尙爲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
相馴致通顯以至今官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
敗自揣不起遺囑江陵慎之張臨弔痛哭爲榮飾其身
後者大備時譚年甫踰六十也張用譚術不已後日以
枯瘠亦不及下壽而歿蓋陶之術前後授受三十年間
一時聖君哲相俱墮其彀中叨忝富貴如此漢之存卹
膠唐之助情花方之蔑如矣譚差有軍功故卹典俱無
恙陶在隆慶初元已盡削奪陶之前則有邵元節亦至
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諡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寵大遜

陶同時又有梁指甲者封通妙散人段癘子亦封宣忠高士恩禮不過十之一耳成化間方士李孜省官通政使禮部左侍郎掌司事妖僧繼曉累進通元翊教廣善國師正德間色目人于永拜錦衣都指揮皆以房中術驟貴總之皆方技雜流也至士人則都御史李實給事中張善俱紀於憲宗實錄中應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俱以方藥受知世宗與邵陶諸人竝列雖致仕卿貳官保俱無行之尤矣又若萬文康以首揆久輔憲宗初因年老病陰痿得門生御史倪進賢秘方洗之復起世所傳爲洗鼻

御史是也萬以其方進之上劾署臣萬安進憲宗升遐
爲司禮大璫覃昌所誚責此其罪又浮於嘉靖朱盛願
諸人卽嚴分宜亦未必肯爲

進藥

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
若邵陶則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
若顧盛則用秋石取童男小遺去頭尾煉之如解鹽以
進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
及他熱劑以發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至穆宗
以壯齡御宇亦爲內官所蠱循用此等藥物致損聖體

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今上保攝聖躬故爲必慎
左右亦無敢以左道進者岡陵之算可決也

同邑二役

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爲門役長而備儀幹
工佐書習姜太僕

立編

體入京師值世廟西內修醮因

得供事齋官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喪母求守制
上不許乃請假歸葬歸則不復苴麻日被上所賚蟒衣
與羣妓嬉游所衣肩上復繡一玉手云曾爲上所拊亦
偶與宋朱勳事暗合渠未必知古有此也兼之凌轢郡
縣侮易縉紳人謂小人器滿殆將覆矣果以屢召遷延

上震怒命逮繫入京至卽伏法西市其子號雲門名文明者亦以官生入冑監後革去貧悴以死余曾識之又嘉靖末年同邑有陳文治號鶴谿者曾爲書辦以舞文被訪罪至戍邊因立微功積官偏裨今上初年被主帥戚少保知遇遂引薦至薊鎮東協副總兵將登壇矣乃柔頤少保之位謀奪之爲戚所覺未幾以匿敗侵餉諸事爲巡按李植所劾坐斬繫霸州獄十餘年死其子號仰溪名失記余幼亦識之二人俱起胥吏徒手致富貴固非碌碌者然以非道得之又不善居盈遂皆不良死邑中先後有此二人故誌之聞之故老云談之受法正

值容城楊忠愍赴義談號呼稱冤忠愍厲聲曰咄奴輩
得伴我死可謂至榮尙敢聲冤耶果爾亦真榮矣

十俊

今上壬午癸未以後選垂髫內臣之慧且麗者十餘曹
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內廷皆目之爲十俊上
偶託之詞察外事此輩遂因之爲奸利勢張甚事漸彰
聞上次第按罪杖殺數年間無一存者上之英斷非漢
武可比也其時又有一縱帥爲穆廟初元元宰之曾孫
年少美丰姿扈上駕幸天壽山中途遽頓亦荷董聖卿
之寵每爲同官訕笑輒慙惡避去

佞人涕泣

士人無恥莫甚於成正間至宏治而諂風稍衰惟嘉靖
以來又見之當張永嘉之執政也正人棄絕之目爲異
類固爲不情其始終附麗之者則惟汪鉉一人汪先任
廣東最久因得交議禮方霍二大臣引進永嘉之門更
成刎頸其長西臺位統均又以吏書兼兵書皆永嘉力
也其後偶以小故失歡命闈者拒却不許見汪無計乃
賃其鄰空室穴以入其庭伺其將出扶服叩首泣於階
下永嘉駭笑雖待遇如初而心薄之尋亦見逐矣又二
十年而嚴分宜柄政有趙文華者先爲監生值分宜爲

祭酒賞其文成相知後趙爲刑部主事被察謫外分宜
疏留之陞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爲義父愛踰所生
乃子世蕃時時嫻侮之又自以私進百花仙酒於上爲
分宜所責詈絕其溫清乃潛求救於歐陽夫人一日家
宴甚樂夫人舉觴曰今合家歡聚奈少文華耳嚴述其
負心狀夫人解之曰兒曹小忤何忍遽棄之趙先伏隱
處出而百拜泣請始得侍觴席末因溢三孤而世蕃終
厭之旋以觸上怒分宜不爲救斥爲民旋死又二十年
而張江陵柄政給事陳三謨者本高新鄭入室弟子以
郎署改至吏科都比丁艱歸出補則高已敗又爲張所

愛復補吏垣而奪情事起羣議保留十三道已有公疏
矣惟吏垣當爲首而同寅有謂不可者遲一二日未上
江陵召去跪而言之陳亦絮泣謂非出己意退而奮筆
爲首上之次年推太常寺卿至辛巳大計亦以論列調
南則張猶以前疏之遲授指劾之也至江陵敗而陳亦
斥矣是三人者滿足權門不足責旣而蒙譴智者必遠
引自慶脫網矣乃以數行清淚再荷收錄終以愛弛不
免先冰山而泮何其愚也古人云婦人以泣市愛小人
以泣售奸誠然哉

滇南異產

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紀山獺云出宜州溪洞性最淫暴
山中一有此獸則牝者皆遠避獺不得雌抱木而姑取
以爲媚藥甚驗又周草窗云出粵西之南丹州號曰插
翹夷人珍之不令華人得售初疑其言之過今雲南孟
良府小孟貢江產肥魚食之能日御百女故夷性極淫
無貴賤一人有數妻不相妒忌此正堪與山獺對爲水
陸珍藥又其地產鸞姜人餌刀圭卽終世不復能行人
道士人專以飼牡馬此又與肥魚相反極矣宇宙間眞
何所不有媚藥中又有臘胸臍俗名海狗腎其效不減
春郵膠然百中無一眞者試之用牝犬牽伏其上則枯

腊皮間陽莖挺舉方爲眞物出山東登州海中昔張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專取以劑藥蓋薊帥戚繼光所歲獻戚卽登之文登人也藥雖奇驗終以熱發至嚴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日雖承命賜煖耳無一人敢御張竟以此病亡

野獲編卷二十二目錄

督撫

總督軍務

巡撫之始

參贊軍務之始

撫按重輕遂絕

提督軍務

張半洲總督

阮中丞被圍

海忠介撫江南

海忠介被糾

李尙書中丞父子

鄖變

李見羅中丞

許中丞

二李中丞

李斗野中丞

秦中丞

經略大臣設罷

任邱大僚

巡撫久任

列營舉砲

司道

方印分司

憲臣咎屬吏

藩臣咎屬吏

方面官淫縱

藩臣被咎

王吉死廉

藩臬司兼兩省

整飭兵備之始

尹憲使

徐方伯死事

王大參馘倭

布按二司官

畿輔分道

憲臣罪謫

龍君楊少參

馮仰芹大參

鹽運使

鄉紳見監司禮

府縣

知府賜敕

一邑兩令

一府二推官

郡守被笞

金元煥

劉際明太守

縣令處分人命

邑令輕重

立碑

嫌名

野獲編卷二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督撫

總督軍務

宋世總兵權者以宣撫使爲第一重臣得僭制帥以下至南渡又以武臣岳飛吳玠輩亦爲宣撫不足重於是張浚呂頤浩等始稱都督而事權無可加矣本朝宣德以後大臣總督止施於工程錢穀等項繼乃有總督軍務爲文帥第一重任埒南宋之都督然祖宗朝無之僅見於正統初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尙書督師征麓川始

以總督軍務入銜至景泰初驥起爲南兵書又以總督軍務入銜矣時于肅愍在本兵亦稱總督軍務羅通以右副都御史守宣府亦稱總督軍務景泰七年兵部尙書石璞征湖廣銅鼓叛苗亦以總督入銜自此而後兩廣川貴及陝西三邊與山西宣大凡以部院銜出鎮者俱稱總督至成化間有應顯者以福建副使奉勅專行事亦得稱總督海道則代言者之誤也至正德時武宗南征寧庶自稱總督軍務鎮國公於是臣下俱不敢稱總督改爲總制至嘉靖中葉又以制字非臣子所敢當遂仍稱總督而添設薊遼河道漕運之屬俱復舊名矣

然而縉紳間稱謂猶云制臺兩廣尤爲尊異今體亦漸
凌夷近年關白事興又以總督爲不足重始有經略之
名經略在祖宗朝亦有之其權遠出總督下至是始加
隆赫會見宋桐江應昌以少司馬膺此任其勅書云凡

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如違軍令者任自斬
首其事權視先朝陸完彭澤等有加蓋文帥之重至此
極矣隆慶間以北虜修款命兵部大臣每三年卽兼憲
職閱視九邊得舉劾督撫以至總兵等官其權寄之崇
幾與故相楊文襄翟文懿相埒以後大臣罷遣卽以其
事屬之巡閱御史體例漸卑今承平已久各邊亦視三

年大閱爲了故事矣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鐸反上命太監張永征之署銜爲總督寧夏等處軍務兵部言舊無總督太監關防詔鑄給之內臣有總督軍務僅見永耳其後九年又總制宣大軍務至嘉靖六年以大學士楊一清薦起止掌御用監提督團營不得復稱總督矣至正德七年中原劉六劉七等盜起命太監谷大用征之陸完以部堂爲文帥僅得稱提督而大用乃稱總督軍務蓋用張永例也

巡撫之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太祖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地方巡

撫之名始見於此以後漸遺尙書侍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巡撫各處邊腹事畢報命卽停不遺其名或云巡撫或云鎮守後以鎮守既有總兵又有內監以故文臣出鎮不復有鎮守之稱但稱巡撫專制軍務有提督有贊理又重有總督他如整飭邊關提督邊關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官皆因事特設而事權則一也其以部堂等官出者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文移往來窒礙難行始專定爲都御史以故景泰四年鎮守陝西刑部右侍郎耿九疇改右副都御史仍舊鎮守此專用憲臣之始其後凡尙書侍郎任督撫者俱兼都憲以便宜行事蓋

欲以堂官臨御史初猶以屬禮待之既而改稱晚生見
猶侍坐今則彼此俱稱侍生文移毫無軒輊相與若寮
案撫臣反伺巡方嘖笑逢迎其意旨矣天順元年以總
兵官石亨言盡革天下巡撫及亨敗復設如故至正德
二年十一月劉瑾亂政取回天下巡撫官瑾誅復設如
故蓋此官在國初可以無設今非督撫何以制總兵之
橫斷不能一日罷矣

參贊軍務之始

今天下稱贊理軍務者惟巡撫一官俱在邊方蓋以掛
印總兵既稱總鎮故稍遜其稱以亞之如正統間金藤

以刑部尙書同寧陽侯陳懋等征闕寇尙稱參贊軍務是也然國初又有不然者洪熙元年以武弁不闕文墨選方面部屬等官在各總兵處總理文墨商摧機密僅稱參贊軍務其事寄非撫臣比此外又有參謀軍務協贊軍務之名若洪熙間命山東左參政沈因往大同總兵鄭亨處書辦則又出參謀協贊之外此後不再見至景泰中大同則有參政沈因宣府則有參政劉漣山東則有參議周頤廣西則有副使劉紹而劉清等又以郎中給事中稱參贊軍務又景泰四年以御史■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似不過帥幕僚佐未知當時與總

兵相處禮節何如景泰初又有于謙石亨軍前整理軍務者賜勅以往其人爲內臣興安李永昌則直比唐之觀軍容處置使矣

撫按重輕遼絕

弇州紀撫按重輕自正統至宏治凡四事而遺却一事最有關係者宏治十七年十月巡按山東御史金濂與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魏訐奏上下其事於禮兵刑部會議云撫按公會文移宜各遵舊制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都御史劄付御史具呈上從之當時體制懸絕如此

提督軍務

國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揮使司其後漸設總兵事權最重今宇內文臣爲巡撫者俱係添設非國初舊制以故稱贊理軍務不過贊助總兵官戎機如京營兵部大臣稱協理戎政者亦然其總兵非掛將軍印者則亦爲累朝添設其同事巡撫始得稱提督軍務蓋舊時名號尙稍低昂而事寄到今則一矣武臣以總兵官爲極重先朝公侯伯專征者皆列尙書之上自總督建後總兵稟奉約束卽世爵俱不免庭趨其後漸以流官充總鎮秩位益卑當督撫到任之初兜鍪執仗叩首而出繼易冠帶肅謁乃加禮貌焉嘉靖中卽周尙文位三公近日李

成梁躋五等亦循此規不敢踰也正德之季上自稱大將軍總督軍務而江彬以平虜伯爲提督及諸義子諸大璫亦稱之武臣之有提督始此近年朝鮮之役寧遠長子李如松者新從寧夏奏凱歸再以大帥征倭功名甚盛意氣盈溢不復肯修扶服禮於宋經略宋無如之何始議加提督軍務卽以入銜其相見時用邊道見督撫儀僅素服隅坐一切橐駝盡廢矣武臣銜有提督始此又見時如松官止左都督提督如憲臣視學政者部屬管差務者內臣之奉勅管事者錦衣兩司房之管官校者皆得稱之但帶軍務則重耳楊邃庵初總三邊王

陽明再起兩廣楊次村節制援兵亦止稱提督然事權則制府也若武帥之重則提督之外如今上初威繼光在薊鎮以總兵官加總理專司訓練并督撫麾下裨將標兵俱屬操演調遣生殺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則江陵公特優假之非他帥所得比

張半洲總督

張尙書

經

以南大司馬兼北右都御史督兵征倭所轄

江南凡六省事權最雄重大功垂成而爲趙甬江少保所誣逮下獄死西市人至今冤之然在事時亦有稍任情處有張任者吳之嘉定人起家丁未進士高第拜郎

署尋從謫籍爲嘉興府同知運糧外郡至嘉興愆期半日張督府適出城遇之甕門內用軍興法將斬之兵使者爲哀請始去衣冠縛之髻杖六十令還職自効時軍民萬衆相顧駭怪先大父尙在公車親睹之亦有可殺不可辱之歎後張郡丞累晉秩以中丞撫西粵著武功官少司馬歸長君名其廉字伯隅以任子登乙未高第

阮中丞被圍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夷寇東南吾浙首被其毒時按浙御史胡宗憲陞僉都御史督軍有功峻擢右都總制浙直福江四省而以浙江提學副使阮鶚陞僉都代胡任

阮好大言然不甚知兵胡輕之頗成隙至丁巳年胡已用蔣洲陳可願等謀與倭酋汪直講好倭酋徐海者未得要領海聞阮避居桐鄉縣中且兵餉山積遂聚兵攻之用空漕船實以瓦石衝其城雉堞搖動如植筮胡幸其敗不發援兵阮恠甚偃臥不能復出諸將吏謂且夕不守矣有說胡倘失事法當并坐者始遣驍銳來援會和議亦成徐海始受命解圍罷兵尋被執伏法阮調撫福建以行方桐邑圍初解阮中丞始出視事時方盛夏諸文武視其庭中如鏡無蔓草半莖怪之繼乃知偃臥時稍起行卽手薙榛莽以消永日耳阮在吾郡時余家

老奴凌愷者偶入城與其麾下士卒爭詬卒入膚懇卽命縛奴斬之旗牌將出而湯給事

日新

來訪遂稍停湯

故熟此奴者與言立釋之竟不問兩人曲直亦未曾覩此奴何狀也奴明日返鄉居先大父始知之出見謝過阮亦茫然已不省憶有此事矣其在閩被言以藩司帑賂倭并他簞簞落職逮治然實以疏傲獲誦其事狀不盡然

海忠介撫江南

忠介在江南一意澄清而不識時務好爲不近人情之事如縉紳之陞補及奉差者藩臬之入賀萬壽者俱資

有勘合而鼓吹旌旗八人者改爲一人輿夫扛夫二十四名改爲四人人不能堪或僱倩或迂道他去又令郡邑庭參不得頽首然屬吏畏威莫敢仰視吾鄉一郁姓者以乙科爲其屬績溪令高年皤腹俯仰艱楚入謁時獨起止迂緩腰領屹然海大喜以爲此第一強項吏也立疏特薦新鄭卽召入爲比部郎其治狀與資簿不問也蓋矯枉過正亦賢者之一蔽云海開府吳中人人以告訐爲事書生之無賴者惰農之辨黠者皆棄經籍釋耒耜從事刀筆間後王弇州爲華亭亭畫計草匿名詞狀稱柙跖告訐夷齊二人佔奪首陽薇田海悟爲之稍止

尋亦以言去位而此風既熾習爲故常至今三吳小民才頑甲於海內則庚午辛未間啓之也又如吳中士習最醇間有挾娼女出游者必託名齊民匿舟中不敢出自丁亥有凌司馬洋山雲對異毆諸生一事大拂物情吳

士伏闕愬冤嚴旨繫治凌削官銜任子遣戍人心甚快然此後青衿日恣動以秦坑脅上官至鄉紳則畏之如振子間有豪民擁姝麗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間輿訟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於是吳中相侮遂有僱秀才打汝之語蓋民風士習惟上所導所從來久矣海下獄時世宗震怒舉朝亦謂必無生理

惟司務何以尙救之亦下詔獄幾死及隆慶復用海抗
疏論高新鄭蓋爲徐華亭地何亦請上方劔誅拱以助
海蓋兩人始終同志如此至萬歷丙戌海再出爲南少
宰何以部郎謁海而置其榻於坐隅何毅然曰若較名
位固宜爾但當年頗忝氣誼不能以客禮見處乎海執
不可何奮衣竟出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語浸聞於時
何得轉爲光祿寺丞歷陞南鴻臚卿以老自免詔加太
僕卿致仕海尋晉南總憲卒於位海以乙科爲教官聘
典試欲與衡文事時直指爲政不之許怒欲出關乃許
其出一題而止遷淳安知縣再轉嘉興通判始入爲戶

部郎直諫論絞吾郡志名宦失載海名

海忠介被糾

海忠介撫江南立意挫抑豪強至處徐華亭更大不堪然以一時人望無敢議者獨刑科給事舒化首論之其詞尙緩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獨疏參之至發其爲南京卿寺時妻妾相爭二人同日自縊海辨疏太激至詆舉朝無一人於是吏科都給事 光懋等河南道御史成守節等俱恨怒各出公疏合糾而海始去說者謂徐寶喉戴爲此疏後戴遂歸女於徐氏則理或有之戴疏參直臣固已甚其所指亦皆實事今節錄之一濫受詞

訟在皇上洞悉民奸頒行重禁也瑞則不顧赦前事件
悉聽告訐又無放告日期旅進旅退動盈千紙累涉商
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但徇情愛憎以決勝負
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構訟以小過而飾成極惡以
虛誕而捏作實情本以戶婚山土裝爲人命強盜或未
告而揚言以需索或旣告而講價以求和越訴者不答
誣告者不杖律法掃地羅織成風人心至此真大壞矣
一田產分贖在祖宗時亦慮紊事端定限五年也瑞則
不拘遠年交易違例問斷又不詳審干證隨告隨給真
僞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無交或以彼此

情願而作逼獻致使棍徒不營活計專謀奪產重墾更
新者徑以舊價回贖己業蕩盡者又於祖產再分或稱
投靠以嚇其白還或云占匿以肆其奪取剝壯民之肉
啖餓虎之喙風俗至此其極敝矣一道路公差所經冒
濫因所當除正支亦不可革端出京時用夫三十餘名
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彼自謂分所應爾殊不知以
此處已亦當以此處人況昨年差祭海神假稱勅訪民
事恐嚇當路直至本鄉雖柴燭亦取足有司檣轎徑入
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責三十尙不愧悟動以聖自居
其條約中有大聖人作爲等語而狀有欺天玩聖字悉

批准行恐聖名僭竊太甚又不諳民俗妄禁不許完租夫租旣不完稅何從出致佃戶賴租產戶賠稅膏腴荒廢國賦何所出辦又不遵明例妄禁不許還債夫債不還於今則借不通於後致使日用雖急稱貸無門束手待斃危困何以自蘇其他臚列尙多皆違時戾俗之事時新鄭以首揆掌銓海其所用也亦頗聞人地不宜之狀故覆疏有器小易盈晚節不竟諸語令其回籍候用新鄭方倚海爲股肱以訖華亭終不能庇蓋不能抗一時公議也高雖專復此舉似稍采物情云海忠介所頒條約云但知國法不知有閤老尙書於是刁民蜂起江

南鼎沸延及吾浙不問年月久近服屬尊卑以賤凌良以奴告主弟姪據兄叔之業祖遺蒙占奪之名自庚午至今將四十年少者壯壯者老習爲故常專此誣訐縉紳之賢者反謹避以博忠厚之名嘗聞吳中楊震厓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風力者動云不畏強禦然則強禦乃我輩也不亦哀哉王弇州草檄詎告夷齊一狀海覽之始稍悟真所謂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矣

李尙書中丞父子

豐城人南兵部尙書李克齋

遂

以中丞撫淮揚適倭寇

入犯圍淮安甚危急乃子中丞見羅

林

時上公車在圍

城中單騎出勵將卒士民固守發漕司金明賞格又勸
富家助械助餉晝夜憑城潛募通秦海兵數千夜衝圍
人仍夜出狙擊之斬首五千倭卒遁去克齋以功晉今
官此吾鄉沈太史晴峯

懋考

所紀時沈正在李署中後

又與見羅同登進士所紀當不謬其爲南本兵也值振
武營卒戕害侍郎黃懋官之後益驕悍無狀李至卽寂
然其戡定之略如此此國史之言也而焦漪園太史則
云李抵南樞任時散庫金數十萬以啗亂卒此則所謂
戡定之略矣焦金陵人目擊其事則其言必亦非誣豈
當時淮陰之功盡出象賢方略及膺留鑰重任設施僅

止此耶見羅後官中丞以今上丁亥撫鄖陽遭參將米萬鍾率兵迫脅窘極出庫金爲賞又厚加月廩始得釋旋遁走樊襄以聽勘罷歸尋坐滇事被逮一中丞耳何以勇謀於逢掖而異懦於節鉞耶殆不可曉李克齋爲中丞時兩獻白兔蓋其人亦胡梅林流亞也後克齋長子枋爲御史請於朝克齋竟得上諡

鄖變

萬歷丁亥先外大父王公會臬諱倬以山東副臬量移湖廣參政分守下荆南駐劄鄖陽時鄖撫爲李見羅名材故同榜進士又同爲郎署最稱知契得除目甚喜書

促兼程甫抵家卽病幾不起稍間治裝復病發上乞休
疏其疏甫發而鄖變告矣見羅自負文武才以講學名
天下至拆毀參將公署改建書院爲其將米芾鍾設謀
鼓噪禁李於署不得出白爲疏逼李上之朝委罪文吏
及師儒曲爲諸弁卒解釋時新道臣爲丁惟寧初至稍
以言呵止之遽遭毆詈丁故美髯鬚雍之殆盡幾至舉
軍叛逆賴守備王鳴鶴救止丁始得脫後雖僅調官然
罹辱極矣使王不抱病且赴官必能止書院之建卽遇
變自有方略總不如家食之安也是殆有數乎李初聽
勘去繼以他事論極典久之始釋遣戍王鳴鶴者淮安

衛世指揮以此知名今爲廣東大帥

李見羅中丞

豐城李中丞

材

以理學名天下後撫鄖陽毀參將署爲

講學之所爲士卒所謹備極窘辱尋以聽勘歸里次年

雲南巡撫蘇懷愚

勳

以前任金騰道冒功事劾之逮下

詔獄榜掠論死其同年吾鄉許司馬

字遠

時爲應天府

丞疏救之謫僉事同年申王二相亦力援不得錮刑部

者六年始得編戍閩中其在獄也太夫人在家棄養人

謂李歸程必星馳抵里追服母喪矣竟以重名久困沿

途迎慰者修費者接踵未免留滯比至吾鄉已半歲矣

間有人心疑之以其名賢無敢顯議也至閩則許已累
旨中丞正開府彼中迎至郊外見其導從太多遠過於
許許出語規之李怒見於色許解其意且恐傷久要乃
擇最敞公署與寓命文武官旦晚巡捕一如撫臺體例
李每日放衙二次通接賓客收發文書但不鼓吹舉炮
耳識者或以爲未安

許中丞

茗上許敬庵司馬篤行誠心古人所少其在吏部爲佞
人王篆所排外轉僉事後漸陟南京兆且大用又特疏
救李見羅再謫僉事由是名重天下其後漸晉卿寺以

中丞開府福建實心愛民自奉如寒士第僻於講學一語相契信爲聖賢其黠者因得欺以其方地方不無騷擾會見羅從獄中減罪戍閩兩人同時龍象合併一方文武奔附如狂於是有一省兩巡撫之謠又吳中繆仲淳以經世自豪與許素厚亦招之往至於閱操先令繆詣教場較技繼乃親往覆覈於是麾下漸懷不平一日調兵往漳南防守正申約束軍中忽譁許惶迫無措賴兩道臣婉詞解之次日訪最桀者百餘人誅其耳盡赦諸伍免其出戍事始定其事在壬辰年許同里張御史

天德

按閩親爲余言至甲午許推南大理卿是時婁上

王相公新謝事余往候適邸報至王見之甚喜余曰以
中丞得南冷局似非廟堂優賢意相公曰不然此兄古
君子而用兵非所長今倭奴正熾海上多事得早離劇
地公私俱便余又進曰然則許翁但深於理學而用世
稍窒宜其與李翁相知相公又振聲曰敬庵真正好人
且老實不用虛頭豈見羅可比其持論如此必有窺其
微者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

三才

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

丞霖竇

化龍

以總河駐濟寧二公同籍同里又同志也

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遣材官致書幣於濟上附以百金云托幕府爲市油胭脂以供媵妾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李斗野中丞

李中丞名燾東粵人起家戊辰進士久歷外藩至雲南左布政素無節鉞之望戊午冬入覲次年春計典畢適滇撫缺出李經營得之命下彈章交集李亟陞辭而行

甫出國門而旨下罷去矣李星馳返雲南腹中丞之任
彈壓文武申嚴號令晝夜視事較前數政諸公加精勵
焉事聞於朝白簡蜩起李仍日坐堂皇治文書如故再
奉嚴旨詰責而終不去直至代者入境始交承印節而
歸則在事許久陸賈之裝已不貲矣聖主寬大竟從優
假真異事也

秦中丞

秦舜峯

耀

無錫人以辛未庶常出爲瑣垣驟遷右僉都

御史撫南贛再遷右副都撫湖廣被論調用瀕行取贖

錢羨餘以歸其屬吏閩人沈介庵

銖

者爲衡州府同知

抗章臚列其狀上震怒遣緹騎逮下詔獄追贓謫戍沈
登甲戌進士授粵之順德令以清峻稱入爲郎出爲守
俱有聲尋謫是官旣訐上官得志意氣益發舒人多畏
惡之再擢九江守入己未外計用不謹條罷去時孫富
平秉銓政說者疑考功郎蔣蘭若

時馨

有意修郅故沈

與丁芍原

此呂

二人俱以名流枉黜沈爲蔣同鄉人素

相仇丁江西人故蔣同年爲其鄉漳州推官曾痛裁抑
蔣者於是議論羣起秀水沈司馬亦有後言孫盡以丁
訪單呈御覽丁逮訊幾死僅得戍去而富平與沈秀水
互訐兩罷蔣亦廢爲編氓沈介庵旣歸閩以豪橫聞後

爲閩撫按所奏下獄吏發其前後罪竟坐大辟至今長
繫豈廉於官而黷於鄉耶先一年江西巡按祝大舟爲
其舊屬廬陵知縣錢一本劾其貪祝以丁憂行而錢亦
已入爲御史上特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奉勅往勘盡得
其實祝亦坐贓遣戍馬尋以才望調禮部優遷江西提
學未幾大計亦以不謹罷蓋一時西臺諸公痛恨之遂
坐永銅至今人惜之薦剡不絕於公車但是年當事者
考功爲趙夢白南星世所推爲君子以故啓事終不見
及自祝秦敗後一時撫按人人自危謂屬吏皆能制其
死命一切取用贖鍰票上俱寫繳回於是郡縣更無短

長可持束手聽命無敢違言矣二公雖獲重譴然實大有造於後人云按乙未大計湖州吳平山秀以貪削籍尤枉吳有清望從山中起任揚州守爲彼中鄉紳所恨中之吳素寡交又辛未第三人爲王太倉所舉王方去位人尙引嫌遂無能白之者

經略大臣設罷

近年朝鮮告急廷遣侍郎宋應昌往援時以總督爲不足重特加經略之號繼之者爲顧養謙孫鑛邢玠諸臣遂皆囚之矣當倭事起時宋素無威望物論無以闔外相許者一旦特拔議者崛起且謂事權過隆不知前此

乙丑庚寅間鄭洛以尙書經略七鎮時虜情叵測方以洛爲孤注故無人指摘之而贊畫萬世德梁雲龍亦一時之選皆以邊才致通顯若宋所帶贊畫二主事亦特賜四品服以示重然俱潦倒遲暮未幾論罷亦非萬世德等儔匹也若丁酉年楊鏞以倭事經略遼東以敗亡斥歸至戊午年鏞又以邊警事再起經略遼東遂至三路喪師此其罪又寸磔不足贖矣前此則嘉靖庚戌以虜至輦下遣都御史商大節經略京城內外尤爲古今所無尋又置三輔經略以王忬翁萬達許宗魯充之凡四年俱革其後河南巡撫章煥請經略中原上大不懼

煥以他事見逐然則經略之號非文帥所易當也

任邱大僚

任邱李次溪

汶

以乙未歲出總陝西三邊官爲右都御

史兼兵右侍同邑田東洲

樂

撫甘肅在其節制之下是

年亦加右都御史兼兵左侍戊戌歲二公同以大兵恢

復大小松山李自兵書太子太保進官傅田自兵部尙

書加太子太保同廕世錦衣是年田入正位本兵而李

督四鎮如故至辛丑李加少傅田加少保同爲三孤已

爲異矣次年壬寅田以病告至乙巳年李入爲戎政又

加少師而徐理齋

三畏

以甘肅巡撫右都御史加兵部

尙書代之又任邱人也徐雖未登一品而閫才素著將
來功名正未可量彈丸邑中一時大僚同事一方拓雄
邊開制府接武公孤延賞環衛亦近代所少隆慶間蒲
坂之楊虞坡王鑑川又不足道矣

巡撫久任

撫臺一官最稱雄緊久任極爲得宜蓋地方利病旣熟
吏習而民安之然非久必遷則以欲炙者多不能久於
熱地亦事理使之然乃近年啓事久滯往往踰期其最
久者無如陳毓臺用賓之撫雲南自癸巳訖戊申凡十
六年其官自右僉都加至右都支從一品俸其間經已

亥乙巳兩大計科道拾遺俱入斥幽終不去竟以武定

府失事逮至京斃於獄次則李修吾三才之撫江北自

己亥訖辛亥凡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至戶部尙書

以聚劾免歸魏見泉允貞之撫山西自癸巳訖乙巳亦

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右副都以請告去黃鍾梅克

續之撫山東自辛丑訖壬子凡十二年其官自右副都

加至兵部尙書召入爲南本兵此其最著者他如李次

溪汝之督三邊十一年戴鳳岐耀之督兩廣十年劉用

齋元霖之撫浙江九年又不可勝紀矣此等事幾如先

朝周文襄于肅愍故事恐此後未必能紀也黃鍾梅撫

東省時正值陳毓臺遠治廷議用將帥不設備失陷城寨律黃抗疏救之甚力且云身爲壽州知州陳以御史行部受其知遇且高列薦章願奪官以道其罪如郭子儀之雪李白黃疏上頗遭抨擊而陳獄亦爲小挺遂得長繫或者謂黃稍近古道云

列營舉砲

近年中外備兵使者早晚堂俱舉砲至直指行部則無聲去而復作弇州紀之以爲不雅然此事本非故典其避臺使亦宜若總督軍門體尊位重其用軍容盛禮乃分內事邢崑田少保在薊遼時遇巡關御史閱視亦命

暫停舉砲各道爭之不能得御史喜過望以爲尊已疏

薦語極其不情又涂鏡源官保宗濬爲宣大制臺與按

君宴會遇有公事按君須獨出見更衣領稍偏涂爲手

整之此御史亦親爲人言二公皆著動邊閫品無可議

其隱忍以就功名亦猶胡襄愍梅林之屈於趙甬江少

保耳涂在宣大時值虜婦三娘子再與虜長婚媾時虜

婦已將稀齡涂爲備房奩脂粉數十車至房中淫藥所

謂揭被香者亦百瓶此等駕馭籠絡亦兵家所有且西

陲晏然者數年而議者訾之亦不怨矣

司道

方印分司

太祖平定天下分十二布政司十五年增雲南以至按察都指揮司下及府州縣授方印此外則每省列分巡爲四十二道亦以方印治事其事權特重俱列銜按察使其後廢北平增貴州交趾亦然若分守雖云道然而無欽降方印猶記正嘉間內地分守尙刻私印條記今則外藩大吏未有不欽降關防者自是事體宜然但亦國初額設無改頒方印者惟都轉運鹽使司其僚佐爲同知爲副使爲判官各有分地亦得用方印蓋太祖特重鹽政以事關軍國非他官比亦猶宋轉運副使得與

其長均體治事名曰漕司其遺意尙存今運司下夷於州郡爲二司屬官以知府劣考者爲之其諸僚則俱貲郎雜流潦倒不堪者充之鹽政因之大壞近始議振刷以兩淮課金爲天下最特隆體貌遴才品最高者任之至厘明旨云以道臣體行事且給專勅與之終以運司舊爲屬吏一旦超居等夷各責以長跪伏謁如故事至有棄官不赴者是則聖諭森嚴尙藐然不遵爲運使者安能更展布哉又如行太僕苑馬一司其體與京卿頡頏亦復視爲冗散以處藩臬中之有議者後以所屬不奉約束特加兼按察僉事而州縣之弁髦如故也近日

因人情厭薄盡數革去但屬分巡及兵備兼攝普天惟存平涼一苑馬而已鹽政馬政俱屬國家最切最大事而廢弛至此賈生而在何止歎息

憲臣答屬吏

宣德十年英宗初御極有先任四川按察副使朱與言者以捕盜至郫縣怒知縣孫祥不設策緝捕杖之二十越五日祥死巡按御史請究與言罪上曰與言職專捕盜以賊故杖祥非私意也竟宥之此猶遠年事至嘉靖間巡按直隸御史蔣暘以細過杖殺真定知縣叢芝爲芝家所告後勘明暘止降級御史雖尊然邑令之命不

應輕至此至劉宇掌都察院每以瑣事笞辱御史則正
德間事何御史之賤又如此又嘉靖十年廣東提學副
使蕭鳴鳳亦曾爲御史剛愎任性因肇慶知府鄭璋屢
忤之不勝忿榜之於廷璋遂投劾去按臣逮治衆咸不
直鳴鳳兩京科道交章劾之鳴鳳坐降調鳳璋各上疏
自理上令逮問旣問結俱送部別用夫郡守師帥一方
非可笞之官且副使去之一階耳當時鄭璋何以甘受
其辱而廟堂竟平之殊不可解宏治初山西按察司笞
郡守伊珍已見五卷

藩臣笞屬吏

正統五年陝西參政郝敬以公務至華池驛呼驛丞張耕野不至杖之至死按問當贖徒還職上曰敬以小忿斃官不仁甚矣難拘常律命編成大同其事與朱與言相似且同英宗朝而處分已自迥異至六年浙江左布政使黃澤又撻鹽運司丁鎡爲鎡所奏并訐澤考滿自出行縣斂民銀三千兩補償官物乃俱下獄法司擬各贖徒還職上以澤擅笞三品官重斂不才命黜爲民夫三品方面亦至受撻其事與蕭鳴鳳亦相似且黃澤多賊僅與丁鎡同罪情法俱屬不平上之獨斷允矣其時又有山西左參政王來者杖死知縣張彬等十人法司

議其因公當徒未幾以三殿功成恩赦僅調官廣東布政司則視屬官之命眞如草菅罪止胥靡已爲非法乃以原官調用尤爲怪事天順七年浙江右參議高崇以事撻衢州知府唐瑜瑜奏崇貪酷數事乃下巡按御史鞫治以上俱英宗朝事或其時官制與今不同惟蕭憲副答鄭郡守蔣御史答殺邑令二事則耳目未遠更可駭耳今人聞此未必肯信

方面官淫縱

正統十年福建左布政方正誘取福州中衛指揮單剛妻馬氏爲妾按察使謝莊誘取福建左衛指揮張敏女

爲妾又在百戶陳亮家挾娼飲酒事發下巡按御史問
得實遣戍大同是年遼東苑馬少卿黃瑑娶所部定遼
衛千戶蕭成翟廣女爲妾往來飲酒淫樂吏部都察院
執治命降爲行太僕寺主簿同一淫縱同在一年內而
處分之異如此且方面大吏卽於所治宜淫亦未有之
事也

藩臣被笞

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參政掌大同府鎮守右少監章
力轉恨其送都御史年富家衆杖十餘至拜亞卿始奏
力轉諸不法上命逮治力轉亦天順元年事也內豎敢

答方面抑更異矣其後力轉蒙上宥而瑄亦不問瑄初守大同時虜擁太上皇至城下時城中嚴備不敢啓瑄從水竇出匍匐叩馬痛哭進膳及靴袍等物出府金銀犒虜上德之甫復辟卽召佐冬官瑄之見知於英宗舊矣獨不能稍抑力轉以一伸其忿耶

王吉死廉

王吉浙江餘姚人以進士起家筮仕刑部廣東司主事其署分轄錦衣衛時門達怙宗寵且兼領鎮撫司勢張甚吉每事裁抑之遇其緹騎作奸者訊治加等達甚恨密偵其罪久無所得適吉病誤朝參上以例送獄

送選卒之矯健者痛捶之幾死比還職人且謂繞指柔
執法彌峻出爲廣東僉事以功陞副使尋所部惠潮盜
再起身自搏戰歿於陣方出師時有犒師費千金用僅
十之三主者名余文憐吉貧無歸裝舉以畀其僕是夜
僕之婦忽出坐堂皇呼隸卒作吉聲大呼曰亟爲我召
夏憲長來適胡僉事署稍近聞其異先至忽瞪目曰非
也俄而夏至乃起揖曰不佞雖死受國恩厚無所恨第
恨余文不知我心以所剩官帑付我家雖此中無可鈎
校我寧能受汗地下乎語訖卽仆地寂無他語矣其廉
勁如此是蓋天植其性若世之墨吏其作鬼亦必通苞

苴也

藩臬官兼兩省

近日兩畿添司道多以近畿二司官帶銜此理勢之不得不然惟宏治九年湖廣右布政司陶魯以功陞本省左布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帶管廣東嶺東道以楚中官兼任粵省分巡此官制所無抑事體亦不便前此後此俱未見其比時正極治之世必非紊舊章其中定有說天順初順天府學教授邵玉陞雲南提學僉事兼督貴州學校是時黔士尙附試於滇省也

整飭兵備之始

兵備官之設始於宏治十二年其時馬端肅文升爲本

兵建議創立此官而劉文靖

健

在內閣則力阻以爲不

可馬執奏愈堅本年八月始設江西九江兵備官一員

蓋以九江旣管江防又總轄鄱陽河防故特以專勅令

按察司官領之繼則湖廣之九永廣西之府江廣東之

瓊州四川之威茂皆添設兵備蓋皆邊方多屬夷地也

其時事寄本不輕此後以漸添設在正德間流寇劉六

等起中原皆設立矣至嘉靖末年東南倭事日棘於是

江浙閩廣之間凡爲分巡者無不帶整飭兵備之銜其

始欲隆其柄以鈐制武臣訓習戰士用防不虞意非不

美但承平日久仍如守土之吏無標兵可練無軍餉可支雖普天皆云兵備而問其整飭者何事卽在事者亦茫然也

尹憲使

嘉靖戊戌進士尹綸山東齊河縣人也以技擊騎射冠一時又罷憲使家居其子秉衡從戎歷官副總兵當得馳恩尹輒受其封誥改服犀帶獅補出謁賓客先大父時分藩其地屢與往還秉衡後至大帥屢立戰功

徐方伯死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貴溪夏相公以復套事伏法天下

哀而笑之次年庚戌則其同里又有一事爲元江徐方伯也徐名樾亦貴溪縣人少與夏才名相亞歷官雲南右布政司值元江府土舍那鑑倡亂弑其主知府那憲奪其印嘯聚逆徒攻劫諸州縣撫按官胡奎林應真總

兵沐朝弼不能禦非時上變上下兵部議會師討之朝弼乃與新撫臣石簡調集武定北勝亦佐等十漢官兵分五哨進勦那鑑佯爲順命遣其先所收繫經歷張維僞降於監軍僉事王養浩王疑之不敢往適樾以督餉至軍聞其言請行欲自以爲功初約次日卽面縛出降衆皆力諫謂此詐不可信樾愈怒堅不從如期赴之比

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方呵責間象馬伏兵齊發撼
及左右皆死姚安府土官高鶴奮身力救亦戰歿自此
交兵連歲不能滅會鑑死諸酋悔過願納象贖罪世宗
亦厭久役疲西南遂罷兵有作詩弔徐者云可憐二品
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亦寓嘲於惜也徐素講道學
在仕途亦負時譽乃其貪功喜事與夏同科一則茅土
熱中一則節鉞在望或狼籍都市或糞粉行間又在一
邑一時足爲後來庸人妄想之戒徐號波石自名王文
成高足兼文武才至今有稱之者

王大參醜倭

乙卯倭至禾郡劫漕卒褫其衣匿精銳於空舟令閩人嚮道者負板牽舟皆不知其倭也比至王江涇離城已三舍聚落繁庶乃棄舟易衣操刀焚劫居民奔散老弱婦女兵死彌望至有全家遭刃者余外祖王會泉大參守舍獨不去匿隱處瞰倭往來蹤跡比其橐飽將行衆皆先發獨一悍者殿後瀕於空室解刀置於旁大參忽躍出奪其刀刺之倭喪元猶奮起再仆圓睛小口膚如黝漆真魁賊也持獻胡督府大喜卽處以裨將堅不從僅受賞歸其後登甲第談者美其膽勇輒面赤不答仍戒後生勿學我捋虎鬚

布按二司官

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官知府凡有缺必大臣保舉部
寺科道官有才望者居之以故天順以前凡布政司按
察司見朝俱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今明降本階一級
立矣又俱坐轎開棍今則導以尺箠策馬帶眼紗與京
師幕寮無異矣猶憶今上初年乙亥今司馬宋桐江

應

以吏科左給事陞濟南府知府時先大父以濟南守

道入賀萬壽宋來見於邸中執禮甚恭卽同時抵任無

幾微愠色次年丙子今太宰李對泉戴以禮科都給事

陞陝西參政自摩鍛花金帶示人某何德而堪此是時

尚存古道今言路視外轉如長流安置動色州爭且以
定秉銓之邪正卽己丑年今司徒張元冲養蒙以戶科
都給事陞河南參政亦不免稍見顏面此公非計官爵
者但重內輕外其勢積成耳若辛丑年御史趙文炳以
陞副使鬱死乙巳年給事鍾兆斗以陞參議抗疏自辨
紛紛屢言又不足言矣

畿輔分道

今上戊子己丑間以南直隸四府在江南者止一兵備
道臣而南北御史巡方至者凡七差道臣陪巡晝夜不
得休息更無暇治所部道事建議者欲析爲二道又疑

畿輔不便割裂遲回未果適申王二相公在揆地爲桑梓力任之始分道爲二竟不知太祖時已有故事也洪武廿九年分天下爲四十二道而直隸居其六曰淮西道轄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太僕寺中都留守司曰淮東道轄淮安揚州二府六合縣兩淮運司曰蘇松道轄蘇州松江二府曰建安徽道轄池州安慶徽州三府曰常鎮道轄鎮江常州二府曰京畿道轄太平寧國二府廣德州句容溧水溧陽三縣蓋祖制分畫之明備如此又洪熙元年設行都察院於北京置盧龍恆南冀北廣平四道每道置監察御史三員當時區畫南北兩

都視外藩加詳此兩朝故事當今建白者或未盡知也
時交趾未失都察院有十四道又置四道蓋十八道御
史矣今人但知十三道御史耳

憲臣罪謫

士人得罪編管爲戍卒者多矣未有夷之隸役者國初
亦或充吏以辱之未幾輒復收錄若永樂間江西按察
使周觀政有罪謫爲河間府驛夫正德間巡按徐淮御
史薛鳳鳴以與武官飲酒投壺謫爲所治徐州弓手憲
臣之辱未有至是者卽其辜自取亦非待士體矣

龍君楊少參

宣城沈翰撰君典懋學以諫止奪情忤江陵意然內媿

其言又吳趙兩門生已叛之趙沈習諸詞臣又以有違

言謫去慮館僚之怨也屢令其子編修補修致書慰藉

促其還朝沈亦衰衰未決適有宣城狂生吳仕期者草

一書欲規江陵遍示所知人皆爲危之然實鈞奇自炫

初未嘗投京邸也雜時又有無賴青衿王制者同一斥

吏僞造海中丞瑞疏醜詆江陵刻印遍售此不過欲博

酒食資耳時操江胡都御史楨得之大喜以爲奇貨可

居捕仕期入獄矧令招稱爲懋學所造轉授仕期者問

官爲太平府江防同知龍宗武素與沈善力辨於胡中

丞不能得胡乃先請江陵云卽露章發其事江陵懼株
連不可解回東有姑斃杖下之語胡遂命盡之獄中沈
始得免後吳妻貢氏聲冤胡戍貴州龍時已自湖廣參
政罷歸亦論戍粵東先是仕期死時卽有議龍者沈感
其曲全逢人卽明其不然且屢向當路白其冤會先病
卒事不得雪龍竟老於伍今尙在龍與羅匡湖給事爲
姻家與鄒南臬吏部亦厚善兩公俱正人非肯濫交者

馮仰芹大參

辛卯順天鄉試馮宗伯琢庵

琦

時以諭德爲正主考卽

得陳祖臬春秋卷而置之者時其尊人仰芹

子履

以山

西參政備兵易州與管厰工部主事項元池

德植

宴飲

方洽適京師人來宗伯寄至試錄及家報方發封讀數行卽大聲呵詈且歎恨曰馮氏從此不祀矣項怪問其故仰芹曰吾兒書來云以嫌疑易陳生榜首若固自爲功名地其如此子功名何因咄咄不休遂罷酒別去大參未幾亦以病謝事矣此項親爲余言者

鹽運使

天下六轉運使理鹺政而兩淮鹽課居五運司之大半其事權最繁鉅先朝極重此官永樂間平涼知府何士英以循良第一特陞兩淮運使重可知矣嗣後耿清惠

以故都運轉侍郎仍出理鹽法歷朝皆特差都轉運使

董其事嘉靖間清如龐惺庵

尚鵬

濁如馮劬泉

懋卿

俱

中丞涖任故上下相安不致大決裂自隆慶初始罷大
臣不遣歸重巡鹽御史及鹽法道於是運使之權日輕
體日削且銓地以處知府之下考者胄子乙科往往得
之人亦不復自愛而鹺政日壞矣今上用言官建議命
重運長之權且隆其體貌比藩臬得與鹽法道抗禮特
選廉吏石楚陽崑玉充之石故守蘇州守紹興以清冠
海內者石至而侍御道臣不爲禮勒令長跪庭參如舊
儀石恚恨掛冠去繼之者俯首伏謁益卑下矣至辛亥

年吾郡有馮桂海

盛典

者辛丑進士由彰德守遷是官

而同郡一大參以漕儲道至揚州怪馮修謁不執屬禮

叱之出轉聞撫按彈之馮遂請去一時駭異運長爲鹽

道所轄稱屬猶有說至漕儲與運課何關而苛責乃爾

頃年丁巳戶科商等軒

周祚

建白特重鹽政擇戶部郎

袁滄孺

世振

理其事而以按察副使銜稱疏理鹽法掌

運使之印併鹽道運長爲一官袁始得行其意而兩淮

因稍甦矣袁故材吏與石楚陽俱楚之黃州人石今以

中丞在告

鄉紳見監司禮

弇州謂鄉大夫謁撫臺布政司官及府州縣宜以部民禮趨旁門走東階見巡按按察司官則入中門走甬道以守土與持憲者分別也然當時已不能行矣近年以來則撫按事權不殊而藩臬之官十九皆彼此互兼孰分其爲守爲巡之異職而各行一禮也卽如弇州之鄉爲蘇州止一兵道是宜以憲禮別待之矣但彼中兵使一缺則蘇州守代攝其事此際倘一時兩謁則馳甬於道署而反庭趨於府廨亦理勢之難通者事有古行之而今必不可行此亦其一也又漕儲道雖轄七省僅筦漕務他無所預辛亥壬子間吾鄉有一人爲此官暫過

里中勒令府縣行屬禮於是本府管糧通判長跪各縣
管糧丞叩頭餘官以半屬庭參猶怏怏不悅此量小易
盈妄自尊大無足怪者又如以前嘉靖丙辰丁巳間慈
谿趙少保以視師至浙坐臺受兩司以下伏謁不必言
而同里鄉紳亦抑之使旁趨時武林高文端儀以史官
在家獨中馳其甬道趙雖忿甚無以難也總亦斗筭之
器耳

府縣

知府賜敕

今人傳說蘇州知府況鍾以吏員起家守郡奉宣宗皇

帝敕得便宜行事以爲異典其說誠是然其時不止況
鍾一人蓋宣德三年上聞郡守悉由資格多不稱任適
吏部闕守九員命部院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於是
吏部尙書蹇義等舉禮部郎中況鍾等九人俱陞知府
其郡爲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温州與蘇
皆要地內御史何文淵得温州其後大用爲名卿是時
九人皆賜敕中不過云公差人違法害民者卽具實奏
聞所屬官作奸害民者卽提解來京非如今所傳凡其
同僚皆得拏問也鍾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濬闖
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成

均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集事俱善狀因本府經歷
傅得有求不遂又需索糧長濬禁不與因憤譖於知府
故有此謫忱均以聞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
職置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鍾爲得
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固
一輕聽躁動人也矣人以其異途健吏能抑豪強一時
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耳正統八年蘇州知府李從
智亦賜救

一邑二令

廣西慶遠府忻城縣宋故邑也元以土官莫保爲八仙

屯千戶掌之國朝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掌兵官莫氏
徙居忻城界上宣德以後猛獍不靖知縣蘇寬不事事
而獍老常公秦等保舉莫保之元孫莫敬誠爲土官詔
授敬誠特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相統繼寬爲令者
益不振事柄盡入土官掌握流官徒抱印居府城宏治
中督臣鄭廷寶奏革土官而土目常涓等方爲鎮守內
臣私人遂獨用土官以至於今夫一邑本無二令之理
無論宜流宜土必獨任乃爲得之然今日之政有甚異
者卽以雲南一省言之省會之雲南府所屬安寧州有
土流二知州曲靖府所屬霑益陸涼羅雄三州麗江府

之巨津州與直隸之北勝州各有知州二員臨安府寧州有土流二知州二員嶠峨蒙自二縣各有土流二知縣又大理府爲滇中第一奧區山水珍寶甲天下而所屬鄧川州有一何姓土官同一流官爲兩知州雲龍州亦然雲南縣知縣與土官楊姓者同爲知縣其他省不及考者尙多也若近日則有土官立功撫按題請加土知府虛銜專管巡捕其該府盡屬流官知府此正與宏治間忻城縣相反今雲南諸州縣大抵皆然揆之政體終爲乖舛豈可鄙夷邊服不爲一釐正哉嘉靖末年倭患方熾有光祿章煥者奏請每縣添設知縣數員世宗

不允夫滇爨夷裔叛服不常以故土流竝設爲一時權宜計已非典制乃至東南財賦要地亦欲仿此例以擾地方如此建白不蒙聖主譴責亦幸矣土官府州縣衙門若僅土人一員爲正官掌印而流官爲之佐貳及首領者俱食其廩餼不得與聞政事惟雲南武定府往年未改流時則印屬流官同知署掌其知府不過司巡捕之役嘉靖中女土官瞿氏奏請改正上下部議土知府始得印又廣西奉議州土知州革後以流官州判掌印治夷民至今不改

一府二推官

本朝府佐同知通判無定員而推官止一員蓋普天皆然惟直隸之永平府帶銜薊遼諸鎮理刑則多設二三元隴右之臨鞏二府間遇有事亦於督府駐劄之地各設一推官然皆隨幕府受成未有於郡城並置者況內地尤絕無之事惟成化二十二年江西吉安知府張銳奏請以江西大家結黨爲非吉安尤爲健訟監犯至數千人官少不能決斷宜增設推官一員上從之此舉真屬創見後不知何時始罷

郡守被笞

南戶部尙書雍正庵泰故成化間名臣也初筮仕吳縣

令有神明之稱以後歷西臺兩爲郡守至宏治元年爲
山西按察使怒太原知府伊珍避道稍遲執而笞之珍
訴於朝又許其不法僅降湖廣參政而已知府階已尊
無可撻辱之理且身曾爲此官不知當時與彼中臬長
何以相處況太原省會之地其伍伯敢於手撻上官亦
理之所無而事在雍墓志中云出其同鄉呂仲木構筆
非臆說也其後以右副都御史撫宣府又以大杖杖參
將李傑爲言官劾罷其事亦見志中想雍之爲人廉潔
而剛暴無疑矣

金元煥

松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毆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人告以人命時郡守爲楚人石楚陽

崑玉

與金同

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卽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

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卽行叟諧笑善飲人人以大觥
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闔則孛累一空囊
橐如洗并飲叟亦無蹤影矣石大怒四出緝捕奪不可
得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瘐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
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
官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藥司
徒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至今尙無恙

劉際明太守

陳留人劉際明

芳譽

起家癸未進士以御史久次出守

再改畿南之廣平爲人倜儻不甚拘小節會有萊陽人

高孩之

出

者以弱冠登戊戌進士授曲周令貌不揚而

有才情與劉一見莫逆遂不復拘堂屬之禮每宴會必
投瓊藏瓠酣酌連日夕至以市井淫媠語相戲且詈而
不較也遇有公席則邀府僚會飲其侮謔亦如之有一
別駕起明經者偶以酒令與高相爭言遂各出揭相攻
高及別駕俱以論調去至甲辰外計劃以浮躁降四級
用劉高俱名士然爲守令一方則上下自有體何至蕩
肆乃爾繩以功令亦未爲枉傳聞廣平別駕者椎野老
悖其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分高已厭之一日酒間
別駕舉一令以字貌相類者爲觴政不能者有罰乃先

出令曰左手相同綾絹紗頭上相同官宦家不是這箇
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綾絹紗其語實鄙俚高益憐之
乃繼之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
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座而起
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糲頭上相同屎尿屁不吃這
些糠粃糲如何放出許多屎尿屁意蓋欲兩解之而別
駕不平愈甚遂至互揭同去未知然否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囂無命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
者亦視爲尋常故套漫然准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

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
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戊戌年粵人鄧雲霄
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
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
板告者無一不准卽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擡
至聽檢其誣者立卽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
人命者絕迹鄧蒞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
矣

邑令輕重

國初極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稱職者始陞爲主事旣而

臺省漸重有大臣保薦者得同部屬出爲藩臬知府而
給事御史多從新進士除授以故外官極輕如程篁墩
之言曰國家初以他途授令至憲宗始重親民之任乃
以第三甲進士爲之然久襲重內輕外之說自任其勞
受人之挫任是職者情多不堪羅一峯之言曰人中進
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
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鴛鸞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
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蓋當時邑令
之輕如此自考選法興臺省二地非評博中行及外知
推不得入於是外吏驟重而就中邑令尤爲人所樂就

蓋宦橐之入可以結交要路取譽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後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牆桃李各樹強援三年奏最上臺卽以兩衙門待之降顏屈體反祈他日之陶鑄而二甲之爲主事者積資待次不過兩司郡守方折腰手板仰視臺省如在霄漢其清華一路惟有改調銓曹然必深締臺省之歡游揚擠奪始得入手而三甲進士縮墨綬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羨亦可以觀世變矣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虛鼎穹石其詞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霸儒

強釀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
募疏以獎勸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
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
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
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
熙之年所當首爲禁者

嫌名

前代仕宦每避嫌名如宗如周韓皋元絳之屬偶犯貽
笑者俱載在典籍中本朝此禁稍弛然未有居官之地
直犯其名者今上初元吾鄉戴春雨

鳳翔

嘉靖己未甲

楊以行人爲吏科給事被內計降補陝西鳳翔府郿縣丞咸疑當事者有意侮之宜棄官以去戴竟履任漸歷郎署以至出守又得鳳翔府知府在郡凡三年始轉陝西苑馬少卿又以外計斥歸五馬之榮雖可慕但吏民稱謂及上下文牒往還日日親覩其名亦何以施顏面蓋戴曾有特疏劾海忠介時情薄之屢加窘辱而戴固樸誠人戀戀難助迄不能決也陶鑄之地前後兩度俱刻而巧矣近年己丑王弇州拜南大司寇時南臺王仁榮者疏糾之謂弇州之父坐法極刑不宜受秋卿之命且云里名勝母曾子不人不知世貞何顏復坐此堂也

弁州辨疏語哀而苦若王侍御者亦更爲不恕矣

野獲編卷二十二終